

四库提要源流管窥

——以陈思《小字录》为例

刘浦江

《四库全书总目》之编纂始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乾隆四十七年正式进呈,后又屡经修订,直至乾隆六十年殿本刊行,才算是最后定稿。从最初的提要稿到最终的《总目》提要,其间历经反复修改和订补,形成了多种内容差异很大的文本,包括提要分纂稿、诸阁本书前提要以及《总目》的多个稿本等等。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对《总目》提要与若干分纂稿或书前提要之间的异同进行过研究,但多局限于文本内容的比较分析,而很少与四库学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因此往往只能看到各个文本之间的表面差异,而无法了解其背后复杂的衍变过程。

本文拟以陈思《小字录》为例,对四库提要之源流做一个案研究。之所以选择《小字录》,主要是因为它材料丰富而具备作为样本分析的典型意义。目前能够看到的《小字录》的各种提要文本,包括七种《总目》稿本(含底本及修订本)和定本,以及四种阁本书前提要,不同的提要文本多达十种以上。除了分纂稿未能保存下来,其他各个阶段、各种形态的提要文本可谓应有尽有,这种情况在四库提要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小字录》其书本身虽无足道,但此书提要却无疑是研究《四库全书总目》乃至四库学的一个绝佳标本。

一、《小字录》四库提要之源流

流传至今的翁方纲、姚鼐、邵晋涵、余集、陈昌图等人的分纂稿,是四库提要的最初形态。不过《小字录》的提要分纂稿今已无从查寻,不知出自哪位纂修官之手。目前能够看到的《小字录》一书最早的提要稿,见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子部杂艺类,曰:

《小字录》一卷《补录》六卷,宋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陈思辑。思,理宗时临安书贾,《宝刻丛编》、《书苑菁华》皆所辑也。是书取史传所载小字集为一编,较陆龟蒙《侍儿小名录》据摭稍广。其《补录》六卷,则明万历中沈宏正撰。宏正字公路,嘉定人。^①

^①《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第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2012年,第367页。

《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以下简称“《进呈存目》”)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是《四库全书总目》的最初稿本。此书长期以来鲜为学界所知,直至近年有幸影印出版,才开始引起学界关注。台湾学者夏长朴教授首先撰文对此稿本进行了初步研究,推断它的编纂成书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年五月至四十一年正月之间^①。不过,由于该稿本中并没有任何纂修官的修改文字或批语,因此它本身能够提供的时间信息十分有限,夏文的这个结论仅仅是根据两篇标注了版本来源的提要得出的,其说服力明显不足。笔者根据四库档案文献所提供的线索,指出《总目》初稿是采取分次进呈的形式汇纂成书的,而该稿本则是截至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已进呈部分提要的汇编本^②。

与后来的《总目》提要相比较,收入《进呈存目》的各篇提要,其内容普遍显得较为简陋,体例也很不规范,更接近于提要分纂稿的面貌。《小字录》的提要也是如此,全文不足百字,内容未免草草。需要注意的是,与陈思《小字录》一卷同时列入这篇提要的还有沈宏正《小字录补》六卷(提要称《补录》,不确),由于《进呈存目》中的各书提要不像后来《总目》那样分为著录与存目,因此从该提要稿中无从判断此二书当时究竟是被列为“应抄”还是“应存目”。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总目》则仅有见于子部类书类的陈思《小字录》一卷,《小字录补》并未收入《四库全书》,亦不见于存目。关于这中间的变故,容下文再做解释。

《小字录》提要的第二个版本见于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以下简称“上图稿本”),列入卷一三五子部四五类书类一。这个稿本上有许多涂乙删改,为便于讨论,先将其底稿转录如下:

《小字录》一卷《补录》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案,思本理宗时临安书估,而此书卷首题其官为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蒐访,不知何以授此职,亦不知其真与伪也^③。是书乃仿陆龟蒙《侍儿小名录》之例,稍加推广,集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明万历间,松江沈宏正公路又以思原本未备,续事增辑,为《小字录补》六卷,合刊行之。思以龟蒙之书丛杂无法,故矫其失。先列帝王,而自汉以后诸臣则按代分系其下。然如北周晋公护之小字萨保,见于本传,而此顾遗之,则亦不免于漏略。至宏正所编,虽较详悉,而征引又失之太繁,中间如辽、金、元诸臣所载小字,皆不知音译,往往附合割裂,尤多舛误。

①夏长朴:《〈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初探——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汉学研究》30卷2期,2012年,第165-198页。

②刘浦江:《〈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再探——兼谈〈四库全书总目〉的早期编纂史》,《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3期。

③按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对此有一个解释:“《书苑菁华》,宋陈思撰。思,临安人。著《小字录》,前自署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蒐访,盖坊肆书贾系衔散局者。”(中华书局影印本,1995年,第298页下栏)

特以原本相传既久,采缀颇勤,以备检寻,尚足供獭祭之用,故考古者亦不得而遽废焉。^①

在讨论这篇提要的内容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上图稿本的抄写年代。最早研究此稿本的是沈津先生,但他对稿本年代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只是笼统地说,“可以肯定,此残稿非最初的稿本,也非后来之定稿,而是不断修改中的一部分稿本”^②。后来崔富章先生对此稿本的年代进行了进一步考订,指出稿本中收录有五种尹会一的著作提要(均有墨笔标注“毁”、“删”等字样),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因尹嘉铨为其父会一请谥而引起的一桩文字狱,导致尹氏父子的所有著述均被列为禁书,由此判断,此稿本当是是年二月成书进呈的《总目》初稿^③。根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的记载,《总目》全稿第一次成书进呈是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后又遵照清高宗旨意对编纂体例和相关内容进行了全面修订,于次年七月进呈定本。从上图稿本的底本内容来看,符合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本的特征,故崔氏对于其抄写年代的判定是可以信赖的。

从乾隆三十九年的《进呈存目》到乾隆四十六年的上图稿本,《小字录》提要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若非仔细比对,几乎难以看出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其内容之翔实,体例之整饬,与此前那篇简陋的提要稿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除了内容上的差异之外,上图稿本提要还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三个重要信息:其一,从这篇提要所属的卷次类目可以得知,《小字录》及《小字录补》当时均已确定收入《四库全书》;其二,该书提要的门类重新做了调整,《进呈存目》列入子部杂艺类,而上图稿本改入子部类书类,后来各本《总目》皆从之。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杂艺类是四库馆早期拟定的一个子部类目,除了见于《进呈存目》外,还见于乾隆四十三年成书的《四库全书荟要》^④,但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后的《总目》稿本中已无此类。其三,上图稿本提要标注其版本来源为“两淮盐政采进本”,而此前的《进呈存目》尚无此项内容。不过,据《两淮盐政李续呈送书目》可知,两淮盐政李质颖所进呈者仅为《小字录》一卷本^⑤,似是弘治十七年活字本,并不包括沈宏正《小字录补》六卷。这么看来,上图稿本所标注的版本信息可能有误,致与提要内容不符。这是因为四库馆早期撰写的提要稿皆不载其版本来源,经清高宗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谕提出这一要求后,才统一在书名下标注版本。《小字录》提要稿的版本信息应是后来增补的,标注不确可以理解。

上面谈到的是上图稿本《小字录》提要的底本情况,这篇提要上有许多墨

①转引自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第146页。

②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第137页。

③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1992年,第159-166页。

④江庆柏等整理:《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40-342页。

⑤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9页。

笔涂乙之处,使我们得以了解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以后的修订情况。下面将经馆臣删订后的提要转录于此,以供比较(凡修改处皆加下划线予以标识):

《小字录》一卷《补录》六卷两淮盐政采进本:《小字录》,宋陈思撰。《补录》,明沈宏正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宏正字公路,松江人。思书因陆龟蒙《侍儿小名录》稍加推广,集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宏正又以思原本未备,续为增辑,与思书合刊行之。思病龟蒙之书丛杂无绪,故条分缕析,先列历代帝王,而自汉以后诸臣则按代胪载,较龟蒙书为有条理。然如北周晋公宇文护,小字萨保,见于本传,而此顾遗之,则亦不免于漏略。至宏正所编,虽较详悉,而征引又失之太繁,中间如辽、金、元诸臣所载小字,皆不知音译,踵谬沿讹,亦多不足依据。特以二人相续蒐罗,旧籍所陈,十得七八,亦足以备检寻。故并录存之,为识小之一助焉。^①

上文指出,上图稿本应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本,其抄写年代已有较为明确的结论,但关于它的修订时间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崔富章先生对该稿本的修订时间上、下限提出过一个推论,认为当在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三年间。其理由是:其中所载《小字录》提要底本与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文溯阁本书前提要同,而其修订稿则与浙本、殿本《总目》同,表明其修订的时间上限当在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左右;又周亮工《闽小纪》于乾隆五十三年十月被列入禁毁书目,而此稿本中的《闽小纪》提要并未批“删”、“毁”等字样,说明修订的时间下限是在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前^②。这个结论还需要仔细斟酌。首先,《小字录》的文溯阁本书前提要虽然源自上图稿本底本,但二者内容其实已有很大差异,至于浙本、殿本与上图稿本修订稿之间更是存在本质区别;况且文溯阁本书前提要没有吸收上图稿本修订稿的内容,乃是因为它另有来源,并非出自《总目》提要系统的缘故(说详下文),不能据此判断上图稿本的修订时间。其次,根据《闽小纪》提要将修订的时间下限暂定在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以前,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疏阔。

笔者判断,上图稿本的修订时间当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间。因为就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总目》进呈之后,清高宗便接连发出两道上谕,对此书的编纂体例提出重要修正意见^③,《总目》的修订工作当即始于此时;遵照清高宗的旨意,四库馆臣对《总目》初稿从编纂体例到提要内容进行

①转引自沈津:《校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残稿的一点新发现》,第146-147页。并参该文第134页所载此篇提要书影。

②崔富章:《〈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第159-166页。

③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谕内阁所有四库全书各部俱各按撰述人先后依次编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89-1291页。

了全面修订,并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定本,这应该视为该稿本修订的时间下限,因为此后的进一步修订理应以四十七年七月的进呈本为底本,而不可能仍在四十六年二月的进呈本上进行。弄清楚上图稿本修订工作的大致时间范围,对于下文讨论《小字录》诸阁本书前提要的不同来源十分重要。

四库馆臣对上图稿本的《小字录》提要做了大幅度的文字修改,删去了一些冗杂的内容,使得条理更为清晰,表述更为明白。虽然这两个文本除了文字上的明显差异之外,内容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它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线索。笔者发现,若以修改前后的两个文本作为参照物,可以看出后来的《小字录》提要明显存在两个分支,一是《总目》提要系统,出自上图稿本修订稿;一是书前提要系统,疑似源自上图稿本底本。

近年刊布的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以下简称“天图稿本”),其《小字录》提要就直接继承了上图稿本修订稿的内容。将这两个文本做一比较,除了仅有的一个讹字外,最重要的一处差异是,上图稿本的“两淮盐政采进本”,在天图稿本中作“江苏巡抚采进本”。上文提到,两淮盐政采进本实为陈思《小字录》单刻本,并不包括沈宏正《小字录补》,与提要内容不相吻合。而江苏巡抚采进本系万历四十七年沈宏正畅阁刻本,包括《小字录》一卷及《小字录补》六卷^①,应该就是纂修官最初撰写提要稿时所依据的本子,是以天图稿本订正为“江苏巡抚采进本”。

关于天图稿本的来龙去脉,可以参看笔者的研究成果。根据该稿本的某些修订内容以及馆臣眉批来分析,它很可能是乾隆五十一年为刊刻《总目》而抄缮的一个清本,是专供纪昀等总纂官根据它来审读刻本清样时使用的;后来《总目》的刊刻因故中辍,但四库总纂官仍继续在这个稿本上进行修订工作,目前可考的修订内容,至少已晚至乾隆五十五年七月^②。

如上所述,见于天图稿本的《小字录》提要,其底本与上图稿本修订稿基本相同。但在乾隆五十一年以后,又经纪昀等人对它做了重大修改(参见图一),现将修订本过录如下:

《小字录》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小字录》,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是书因陆龟蒙《侍儿小名录》稍加推广,集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明沈宏正为刊行之。思病龟蒙之书丛杂无编(绪),故条分缕析,先列历代帝王,而自汉以后诸臣则按代胪载,较龟蒙书为有条理。然如北周晋公宇文护,小字萨保,见于本传,而此顾遗之,则亦不免于漏略。特以其搜罗旧籍,十得七八,亦足以备检寻,故录存之,为识小之一助焉。^③

①黄烈:《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史部谱牒类载:“《小字录》,宋成忠郎陈思辑。按此书录史传中小字一卷,明沈宏正补六卷,共七卷。刊本。”(归安姚氏咫进斋抄本,史部叶29a)

②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辑。

③《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第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11年,第645-646页。



图一 天图稿本《小字录》提要书影

经过此番修改后的天图稿本《小字录》提要,与此前的提要文本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删去了沈宏正《小字录补》,并将提要中与之相关的内容全部加以删改。此篇提要眉端有一段总纂官批语,对删除《小字录补》做了如下解释:“《补录》因所载金、元人名不确当,且近已译改,已经扣除未写。提要依副本誊刻。”所谓“已经扣除未写”者,是指《小字录补》最终并未收入《四库全书》,这就是天图稿本提要删去此书的原因所在。

前面说过,早在乾隆三十九年的《进呈存目》中,这篇提要就包括陈思《小字录》和沈宏正《小字录补》两书的内容,进呈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上图稿本亦将两书皆列入子部类书类,说明直至此时还是打算将它们一并收入《四库全书》的。那么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呢?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中可以大致了解事情的原委:

臣等谨案:《小字录》一卷,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是书因陆龟蒙《侍儿小名录》所载未广,思复为推衍,集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龟蒙之书丛杂无绪,思故条分缕析,先列历代帝王,而自汉以后诸臣则按代胪载,较原书为有条理。然如北周晋公宇文护,小字萨保,见于本传,而此顾遗之,则亦不免于漏略矣。原本尚有明沈宏正《补录》一卷^①,以思原本未备,续为增辑,与思书合刊行之。较思虽似详悉,而征引讹谬,不一而足。中间如辽、金、元诸臣所载小字,皆不知音译,随意牵引,颇不足依

①按,此处《补录》“一卷”为“六卷”之误,后诸家著录多有称《补录》一卷者,皆系辗转相沿此误。

据。兹删汰宏正所补录,专录存思书,为识小之助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①

由此可知,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抄成进呈的第一份《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中,实际上就没有收入《小字录补》。馆臣之所以要删汰此书,主要是因为它记有许多辽、金、元三朝非汉族人的小名,此时《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编纂工作已接近尾声^②,按照当时四库馆的要求,这些人名都需要根据《三史国语解》来加以改译,馆臣为省却麻烦,于是干脆就把《小字录补》一书拿掉了。天图稿本《小字录》提要上的那段眉批,称“《补录》因所载金、元人名不确当,且近已译改,已经扣除未写”云云,就是说的这段因由。

关于《小字录》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源流,还需要做一点说明。这篇提要写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晚于同年二月进呈的上图稿本,将它与上图稿本的《小字录》提要底本和修订本分别做一比较,即可看出它的来源。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中的某些语句,如“故条分缕析”、“按代牖载,较原书为有条理”、“为识小之助焉”等等,皆不见于上图稿本底本而仅见于其修订本,说明它是在后者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目前所见四种阁本书前提要,却并非都是出自上图稿本修订稿,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且待下文再做解释。至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与天图稿本之间的源流关系,从上文谈到的删除《小字录补》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天图稿本的《小字录》提要底本系直接取自上图稿本修订稿,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本无任何关系,但后来总纂官正是根据文渊阁本提要对它进行了重要修订,删去《小字录补》及其相关内容。如此说来,天图稿本《小字录》提要的改定稿实际上有两个源头,它的底本源自上图稿本修订稿,后来又吸收了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内容。

乾隆六十年先后刊行的殿本和浙本,被视为《总目》的最终定本。这两个刻本的《小字录》提要均源自天图稿本修订稿,只有少许出入:殿本“是书因陆龟蒙《侍儿小名录》而稍加推广,集历代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句,“而”、“历代”三字系新增;又“龟蒙之书丛杂无绪”句,“绪”原误“编”,殿本已作改正^③。浙本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将天图稿本的“江苏巡抚采进本”改为“两淮盐政采进本”^④。这一改动不免有些令人费解。上文指出,乾隆四十六年的上图稿本原作“两淮盐政采进本”,所标注的版本信息与提要内容不相吻合,至乾隆五十一年,天图稿本已改为“江苏巡抚采进本”,浙本回改,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

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01页下栏。

②《三史国语解》纂成于乾隆四十七年二月(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年,第82-83页)。

③殿本《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册,第870页上一下栏。

④《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65年,第1150页中栏。

以上所述《小字录》提要的源流,从乾隆三十九年的《进呈存目》,到乾隆六十年的殿本和浙本,都属于《总目》提要的系统。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吸收了上图稿本修订本的内容,亦可纳入这一系统。这是此书四库提要变迁的一条主线。

二、诸阁本书前提要的两个不同来源

以乾隆四十六年的上图稿本为分水岭,《小字录》提要的演变明显形成了两个分支,除了《总目》提要系统之外,还有一个不大为人注意的书前提要系统。上文已经指出,《小字录》的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是在上图稿本修订本的基础上改纂而成的,后来又成为天图稿本修订本的一个源头,因此我将它归入《总目》提要系统。然而笔者意外地发现,目前可见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和文澜阁本四种《小字录》书前提要,内容存在很大差异,明显来自两个不同的源头。先看乾隆四十七年十月的文溯阁本书前提要是怎么说的:

臣等谨案:《小字录》一卷,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案思本理宗时临安书贾,而此书卷首题其官为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蒐访,不知何以授此职,未知其真与伪也。是书乃仿陆龟蒙《侍儿小名录》之例,稍加推广,集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以龟蒙之书丛杂无法,故矫其失。先列帝王,而自汉以后诸臣则按代分系其下。然如北周晋公护之小字萨保,见于本传,而此顾遗之,则亦不免于漏略。特以相传既久,采缀颇勤,以备检寻,尚足供獭祭之用,故考古者每不得而遽废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恭校上。^①

文溯阁本《小字录》的抄成进呈晚于文渊阁本几近一年,虽然这篇提要也同样删去了《小字录补》及其相关内容,但显而易见的是,它与上图稿本底本的内容最为接近,仅仅将有关《小字录补》的内容删去罢了,其他文字几乎一仍其旧。看来这位分校官并未见过上图稿本修订本,而且似乎也不曾参考过文渊阁本书前提要。

更加出人意料的是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的文津阁本书前提要,读来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臣等谨案:《小字录》一卷,宋陈思撰。思有《宝刻丛编》,已著录。案思本理宗时临安书贾,而此书卷首题其官为成忠郎、缉熙殿国史实录院秘书省搜访,不知何以授此职,未知其真与伪也。是书乃仿陆龟蒙《侍儿小名录》之例,稍加推广,集史传所载小字以为一编。明万历间,松江沈宏正公路又以思原本未备,续事增辑,为《小字录补》六卷,合刊行之。思以龟蒙之书丛杂无法,故矫其失。先列帝王,而自汉以后诸臣则按代分系其下。然

^①金毓黻辑录:《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上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1999年,第598页下栏。

如北周晋公护之小字萨保,见于本传,而此顾遗之,则亦不免于漏略。至宏正所编,虽较详悉,而征引又失之太繁,中间如辽、金、元诸臣所载小字,皆不知音译,往往附合割裂,尤多舛误。特以原本相传既久,采缀颇勤,以备检寻,尚足供獭祭之用,故考古者亦不得而遽废焉。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恭校上。^①

与文渊阁本和文溯阁本的情况类似,文津阁本也同样没有收入《小字录补》,但有意思的是,其书前提要仅仅在开首处删去《小字录补》的书名,而整篇提要却与上图稿本底本并无二致。如谓“明万历间,松江沈宏正公路又以思原本未备,续事增辑,为《小字录补》六卷,合刊行之”,以及“至宏正所编,虽较详悉,而征引又失之太繁,中间如辽、金、元诸臣所载小字,皆不知音译,往往附合割裂,尤多舛误”等等,这些评介《小字录补》的文字竟全都一仍其旧!这篇提要出自分校官罗修源之手,他连提要内容都没有认真读一遍,就这样敷衍了事,导致书前提要所述与其篇名以及文津阁实际收录情况皆不相符。

还有一种《小字录》书前提要,就是南三阁中仅存的文澜阁本,但它与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的情况大不相同。今文澜阁本《小字录》仍为四库原物,书前提要末署“乾隆五十二年二月恭校上”,其内容则完全照抄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两者仅有一处文字上的差异,即文澜阁本将“复为推衍”句误抄为“复为推行”而已^②。

如上所述,目前可见的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和文澜阁本四种《小字录》书前提要,其内容存在明显差异,可以看出它们有两个不同的来源。其中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的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是在上图稿本修订本的基础之上改纂而成的,因分校官决定不收入《小字录补》,故对书前提要做了相应修改,乾隆五十二年二月的文澜阁本书前提要则完全照抄文渊阁本,因此这两种本子应属同一系统。而乾隆四十七年十月抄成的文溯阁本和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抄成的文津阁本,虽然也没有收录《小字录补》,然而其书前提要却都与上图稿本底本具有很高的吻合度,完全没有吸收上图稿本修订本的内容,因此这两种本子显然应属于另一系统。

那么,《小字录》的诸阁本书前提要为何会存在着上述两个不同系统呢?为什么抄成在前的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已经吸收了上图稿本修订本的内容,而抄成在后的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书前提要反倒像是直接出自上图稿本底本,竟似没有见过其修订稿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结合《四库全书》以及《总目》的编纂过程来加以分析。如果对《总目》的早期编纂过程做一简单概括,大致可以表述为这样一个程序:各位纂修官撰成分纂稿后,将抄好的提要稿黏贴

①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951册,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11页下栏-712页上栏。

②笔者所见文澜阁本《小字录》书前提要,系由吴铮强、贺瑞先生代为查阅,顺致谢忱。

于四库底本的书前或书后,总纂官据此进行修订^①,最后再将改定后的各书提要抄出汇为一编,并进行分类整理编纂,即形成《总目》。上图稿本的《小字录》提要也无非是这样一个来源——也就是说,《小字录》四库底本上所黏贴的那篇提要稿,与上图稿本的《小字录》提要底稿应该是同一个文本。但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总目》成书进呈以后,总纂官又对上图稿本的《小字录》提要进行了若干修订,这些修订内容为此后的《总目》所继承,却无法反映在《小字录》底本的提要稿上。

目前所见《小字录》诸阁本书前提要的系统性差异,可以由此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在七阁全书中,文渊阁本是办理最认真、也是质量最高的一部。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抄成的文渊阁本《小字录》,由分校官叶兰具体负责办理^②,此书书前提要当即出于其手。他所撰写的书前提要,并非直接根据其底本所附提要稿加以改写,而是同时参考了是年二月成书的《总目》稿本——显然,上图稿本《小字录》提要的修订工作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之前,于是叶兰决定以总纂官的最新修改稿作为蓝本加以改纂,并对删汰《小字录补》的原委做了说明。

此后分别抄成于乾隆四十七年和四十九年的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小字录》,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由于承办这两部抄本的分校官远不如叶兰那么尽心尽责,其书前提要都是直接根据底本所附提要稿简单改写而成的,就其内容来看,既没有参考过经总纂官修订后的《总目》稿本,也未曾取阅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不过,这里还有一个疑问需要略加解释。上文指出,从乾隆三十九年的《进呈存目》到乾隆四十六年的上图稿本,该书提要均包括陈思《小字录》和沈宏正《小字录补》两书内容,直至抄录文渊阁本时才决定删汰后者。既然如此,如果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的分校官没有见过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话,为何这两篇书前提要也都不约而同地删去了沈宏正《小字录补》呢?据我估计,叶兰当初办理文渊阁本时,既然决定不收入《小字录补》,应该在底本上写有“此下扣除不写”之类批语以提示誊录监生。后来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的分校官大概正是见到了底本上的这一眉批,遂据此删去书前提要中的《小字录补》;前者还算有点责任心,顺便将提要中与《小字录补》相关的文字一并加以删改,而后者仅仅将篇题中的“《补录》六卷”一笔勾去,提要内容却一仍其旧。

最后,关于文澜阁本书前提要为何直接照抄文渊阁本一事,也需要给予一个合理的解释。南三阁全书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开始办理,至五十二年四月同时告成^③。与内廷四阁全书的办理方式所不同的是,南三阁的每种书均是三份

①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夷书》、《笔史》、《金氏文集》、《文庄集》,上海图书馆藏《经籍异同》,辽宁图书馆藏《春秋年考》等,均系四库进呈本,其书前或书后都有黏贴的提要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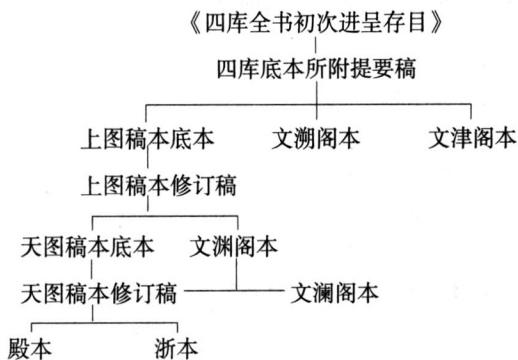
②据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知《小字录》一书总校官为缪琪,校对官为叶兰。校对官即分校官。

③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3-157页。

同时办理,“每一底本发出,即令书手全写三分,庶缮校尤得迅速”^①。而且有迹象表明,南三阁全书的书前提要似乎也是“批量生产”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题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抄本,线装八册,不分卷。全书无通贯页码,每篇提要页码自为起迄,其实是以若干篇书前提要汇编而成的。今存提要105篇,包括经、子(但其中并无《小字录》提要)、集部各若干种,独缺史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提要都是严格按照四库书前提要的格式抄写的,末句一律为“乾隆 年 月恭校上”,年月皆留空待填。经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相比对,笔者发现,这些单篇提要一般与乾隆四十五、六年抄成的文渊阁提要内容相同或相近,而与较早抄成的文渊阁提要则有较大出入。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我估计这是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由翰林院按照统一格式抄写的四库书前提要底本,每篇提要至少一式抄录三份,专供办理南三阁全书采用,当每种书抄校完毕后,只需将这些业已按照统一格式抄好的书前提要填上年月即可。文渊阁本《小字录》抄成于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其内容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几乎一字不差,大约就是这个缘故。

通过以上有关《小字录》诸阁本书前提要系统性差异的成因分析,使我们对四库提要各种文本的复杂衍变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一般来说,北四阁全书的书前提要往往彼此差异较大,其中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就《小字录》的情况而言,与各阁分校官选择提要底本的随意性有很大关系。如上所述,文渊阁本分校官系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成书的《总目》稿本作为撰写书前提要的蓝本,并吸收了总纂官在这个稿本上所做的若干修订,故这篇书前提要与《总目》提要基本上属于同一系统;而文溯阁本和文津阁本分校官却都是直接因袭《小字录》底本所附提要稿,略加点窜以敷衍塞责而已,因此这两种书前提要与后来的《总目》提要差异明显。至于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办理的南三阁全书,其书前提要很可能是由翰林院统一抄写的,内容主要依据文渊阁本书前提要——不过,这仅仅是笔者提出的一个推论,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加以证明。

根据本文的考述结果,《小字录》四库提要各个文本的源流关系如图二所示:



图二 《小字录》四库提要源流示意图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①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多罗质郡王永琿等奏遵旨酌定雇觅书手缮写全书章程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1616页。